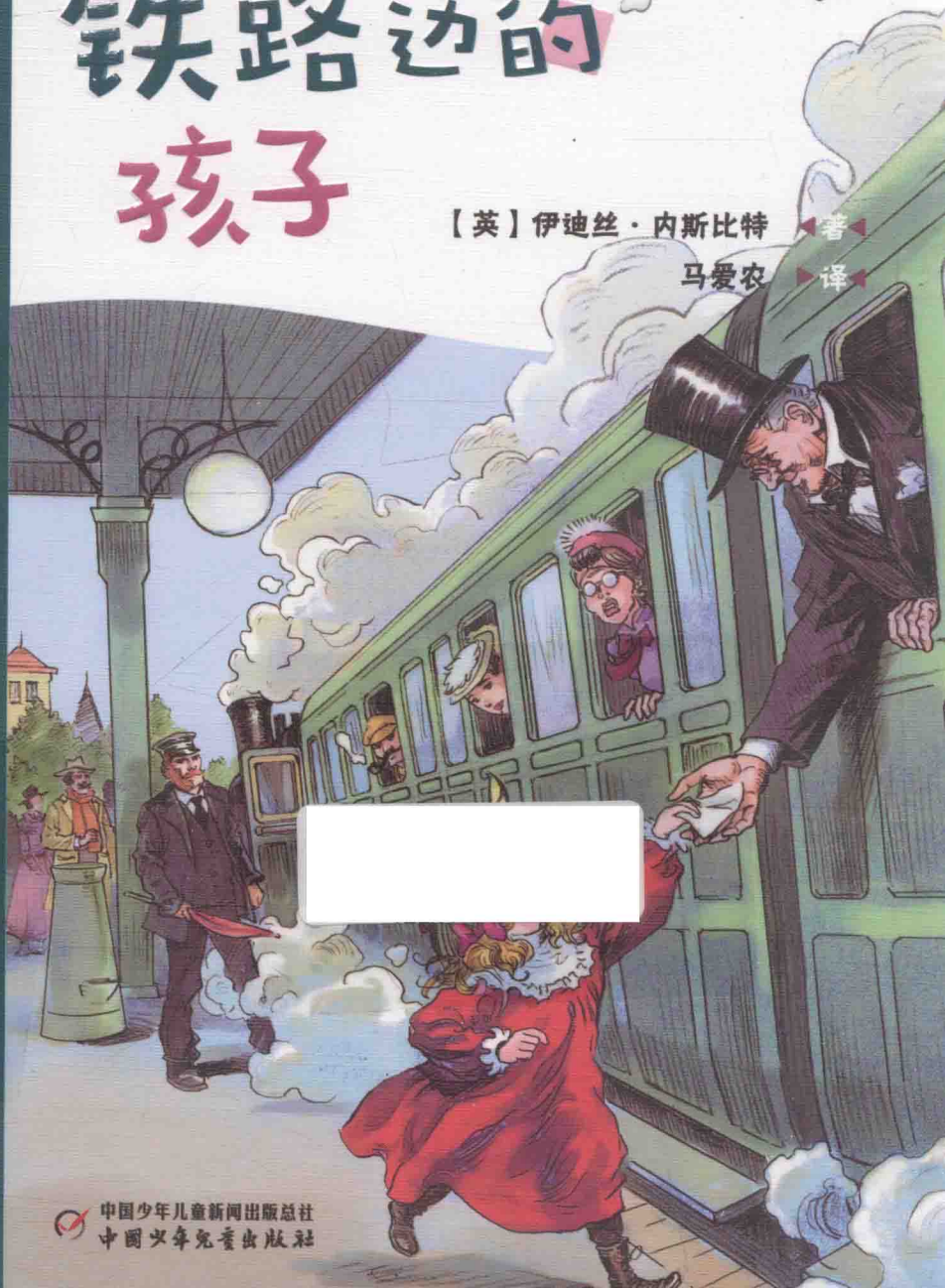


铁路边的 孩子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马爱农 译



铁路边的 孩子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马爱农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路边的孩子 /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著; 马爱农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7

(世界儿童文学典藏馆)

ISBN 978-7-5148-4488-7

I. ①铁… II. ①伊… ②马…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5697号

TIELU BIAN DE HAIZI

(世界儿童文学典藏馆)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丛书策划: 李世梅

责任编辑: 李世梅

封面插图: 刘向伟

封面设计: 孟令晓

责任校对: 赵聪兰

责任印务: 厉静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0

传真: 010-57526075

编辑室: 010-57526323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625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5千字

印数: 8000册

ISBN 978-7-5148-4488-7

定价: 29.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 (010-57526718) 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事情的开头	1
第二章 彼得的煤矿	19
第三章 老绅士	38
第四章 火车大盗	56
第五章 囚犯和俘虏	75
第六章 救火车的英雄	89
第七章 嘉奖勇气	105
第八章 业余救火员	123
第九章 帕克斯的骄傲	139
第十章 可怕的秘密	157
第十一章 穿红毛衣的猎狗	172
第十二章 鲍比带回家了什么	192
第十三章 猎狗的爷爷	208
第十四章 大结局	225



第一章 事情的开头

——开始，他们并不是铁路边的孩子。我认为，他们大概从来没想到过铁路，除非是乘火车去马斯基林和库克船员故居，去看哑剧，去动物园，去杜莎夫人蜡像馆。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城郊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红砖贴面的别墅里，前门镶着彩色玻璃，那条铺了瓷砖的过道被称作门厅，浴室里有冷水和热水，家里有电铃、法国式窗户和许多白色的涂料，以及房产中介们说的“各种现代化生活设备”。

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罗伯塔。当然啦，妈妈是从来不偏心的，但如果这三个孩子的妈妈偏爱谁的话，那应该是姐姐罗伯塔。排在第二的是彼得，他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工程师。最小的那个妹妹叫菲利斯，心眼儿别提有多好了。

妈妈不是整天都忙着去拜访无聊的女人，也不是整天无聊地坐在家里，等着无聊的女人来拜访她。妈妈几乎总是在家，随时愿意陪孩子们一起玩儿，给他们念书，辅导他们做功课。除此之外，妈妈还趁孩子们上学的时候给他们写故事，在茶点之后大声念给他们听。每当他们过生日，或遇到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新生的小猫要起名字，或洋娃娃的房子重新装修，或孩子们患了腮腺炎，妈妈总会写一些

滑稽的小诗。

三个幸运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漂亮的衣服、温暖的炉火、堆满玩具、贴着鹅妈妈图案的可爱的儿童房。他们有一位性情活泼、心地善良的保姆，有一条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唤作詹姆斯的狗，还有一个简直称得上完美的爸爸——从来不发火，永远很公平，而且总是愿意陪他们做游戏——至少，即使不愿意，也总能给出一个绝妙的理由，并且把那个理由解释得那么有趣和滑稽，使孩子们觉得爸爸确实是身不由己。





你会认为他们过得非常幸福。确实如此，但是，直到红别墅里的好日子结束，不得不开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时，他们才意识到那段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啊。

可怕的变故来得太突然了。

彼得过生日了——十岁生日。他得到许多玩具，其中有一个蒸汽机模型，简直比你梦想的还要完美。别的礼物已经够精彩的了，这个蒸汽机比任何一件礼物还要有魅力。

那种完美的魅力不多不少持续了三天。接着，不知是因为彼得没有经验，还是菲利斯的良好愿望过于迫切，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蒸汽机突然“砰”的一声熄火了。詹姆斯吓坏了，一头蹿了出去，一整天都没回来。煤水车里的那些玩具小人都成了碎片，除此之外，受伤的还有那个可怜的小蒸汽机和彼得的感情。别人说他为此哭了一场——可是，十岁的男孩是不可能哭鼻子的，不管有多么可怕的悲剧发生，给他们的生活投下阴影。彼得说他眼睛红是因为感冒。后来发现这是真的，尽管说这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已感冒了，第二天彼得就不得不爬到床上一直躺着。妈妈正在担心他是不是染上了麻疹，却见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道：

“我讨厌喝粥——讨厌大麦茶——讨厌面包和牛奶。我想起床，吃一些真正带劲儿的食物。”

“你想吃什么呢？”妈妈问。

“鸽肉馅饼，”彼得急切地说，“大大的鸽肉馅饼，特别大的一个。”

于是，妈妈请厨娘做一个大号的鸽肉馅饼。馅饼做好

了。做好后，被烤熟了。烤熟后，彼得吃了一些。然后，他的感冒就好点了。馅饼还没做好时，妈妈为了让他高兴，给他写了一首小诗。诗的开头说彼得是一个多么不幸，又多么了不起的男孩。诗是这么写的：

他有一台蒸汽机，
全心全意爱着它，
他只有一个小心愿：
蒸汽机永远别出岔。

有一天——朋友们，要挺住：
最惨的事情发生啦——
突然坏了个螺丝钉，
然后锅炉大爆炸。

他苦着脸捡起蒸汽机，
拿着它去找妈妈，
虽然他心里也明白，
妈妈也不能修好它。

在铁路丧生的那些人
压根儿也没挂在心。
比起所有那些人
蒸汽机似乎更要紧。



彼得为什么生了病，
原因你们已知情：
他用馅饼宽宽心，
把他的痛苦来减轻。

他裹着厚厚的大毛被
躺在床上蒙头睡，
打定主意要坚强，
战胜逆境不气馁。

他的眼睛红通通，
只要假装患感冒，
给他一个大馅饼，
他肯定不会说不要。

爸爸去了乡下，三四天后才能回来。彼得现在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爸爸身上，只有爸爸能把受了磨难的蒸汽机修好，因为他手很巧，会修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经常给那个小木马当兽医。有一次，当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准备放弃那个可怜的木马，就连木匠也说自己无计可施时，是爸爸挽救了它的生命。洋娃娃的摇篮也是爸爸修好的。当时其他人都想不出办法来。爸爸用一点胶水和几片木头，外加一把铅笔刀，就让那些玩具动物们变得跟以前一样健壮，没准儿比

以前还要生龙活虎呢。

彼得带着英雄般的无私精神，没有马上谈到他的蒸汽机，一直等爸爸吃完了饭，抽完了那支餐后雪茄。这无私的做法是妈妈的主意——但执行者是彼得呀。而且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啊。

最后，妈妈对爸爸说，“对了，亲爱的，如果你休息好了，感觉舒服了，我们想跟你说说那起严重的火车事故，听取你的忠告。”

“好的，”爸爸回答，“说吧。”



于是彼得讲了那个悲伤的故事，并拿来了蒸汽机的残骸。

“嗯。”爸爸说，一边非常仔细地查看蒸汽机。

孩子们都屏住呼吸。

“没有希望了吗？”彼得悄声地、嗓音发颤地说。

“希望？当然有！有的是！”爸爸愉快地说，“但除了希望，还需要些别的



东西——比如一点铜焊，或一点焊接剂，和一个新的阀门。我认为最好等下雨天再说。也就是说，我准备用星期六下午来做这件事，你们都来给我打下手。”

“女孩也能帮着修蒸汽机？”彼得怀疑地问。

“当然能啊。女孩和男孩一样聪明，这点你可千万别忘记！菲尔，你愿意当一名火车司机吗？”

“那我的脸会总是很脏，是吗？”菲利斯用没什么热情的语气说，“估计我准会把什么零件弄坏的。”

“我很愿意啊，”罗伯塔说，“你说我长大以后能当火车司机吗，爸爸？哪怕当个锅炉工也行。”

“你说的是司炉工吧。”爸爸说，一边把蒸汽机拉拉拽拽，扭来扭去，“要我说，如果你长大后仍然有这个愿望，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当一个司炉女工。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这是谁呀？”爸爸说，“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话没错，我真希望他们建造半独立式别墅时配上壕沟和吊桥。”

露丝——客厅女仆，一头红发走了进来，说有两位先生想见主人。

“我已经把他们领进书房了，先生。”露丝说。

“我估计是来给教区牧师募捐的，”妈妈说，“要不就是筹集唱诗班的度假基金。亲爱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吧。一个好端端的夜晚就这样被破坏了，孩子们也差不多该睡觉了。”

然而，爸爸似乎没法干脆利落地把那两位先生打发走。

“真希望我们家有壕沟和吊桥，”罗伯塔说，“那样的话，我们不想见人的时候，只需把吊桥拉上去，就没有人能进得来了。如果那两个人还不走，我猜爸爸就会忘记他刚才想说的小时候的事了。”

妈妈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给他们讲一个新的童话故事，是关于一位绿眼睛公主的，可是讲得很不顺利，因为他们能听见爸爸和那两位先生在书房说话，爸爸的声音似乎跟他平常和那些为表彰或假日募捐的人说话时不大一样，音量更大。

这时，书房的铃响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他们终于要走了，”菲利斯说，“爸爸按铃叫人送他们出门。”

然而，露丝并没有送人出去，而是自己进来了，孩子们觉得她神情怪异。

“夫人，”露丝说，“先生要您去书房。他看上去脸色很差，夫人，好像是得了什么坏消息。您恐怕得做好最坏的准备，夫人——没准儿是家里什么人过世，或银行破产，或……”

“行了，露丝，”妈妈温和地说，“你可以走了。”

妈妈去了书房。里面又交谈了一阵。然后铃又响了，露丝叫来一辆出租马车。孩子们听见靴子出门、走下台阶的声音。马车离去，前门关上了。妈妈走进屋来。那张亲爱的脸白得像她的花边衣领，眼睛看上去非常大、非常亮，嘴巴似乎抿成了一道浅红色的线——嘴唇那么薄，形状跟平常完全



不一样了。

“该睡觉了，”她说，“让露丝安排你们上床。”

“可是你答应过，爸爸回来了，我们可以晚点再睡觉的。”菲利斯说。

“爸爸被叫走了——有公事。”妈妈说，“好了，亲爱的，快去吧。”

孩子们亲了亲妈妈，走了。罗伯塔多留了一会儿，拥抱了妈妈一下，轻声说道：

“妈妈，不是坏消息，对吗？难道真的有人死了——或者……”

“没有人死——没有。”妈妈说，然后，几乎是把罗伯塔推开了，“我今晚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宝贝儿。走吧，亲爱的，快走吧。”

罗伯塔只好走开了。

露丝给两个女孩梳了头发，帮她们脱衣服。（这件事几乎是妈妈亲自做的。）露丝把煤气关小一点，离开了她们。她发现彼得仍然穿着衣服，正在楼梯上等她。

“哎，露丝，出什么事了？”彼得问。

“什么都别来问我，我可不想拿假话蒙你，”红头发的露丝回答，“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那天夜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妈妈上楼来，挨个儿亲吻他们。只有罗伯塔被妈妈吻醒，她像小老鼠一样静静躺着，什么话都没说。

“既然妈妈不想让我们知道她在哭，”罗伯塔在黑夜中听

见妈妈的啜泣声，暗自想道，“我们就不会知道。就是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们下楼吃早饭时，妈妈已经出门去了。

“去伦敦啦。”露丝说完，就留下孩子们独自吃早饭了。

“有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彼得说，一边把自己的鸡蛋敲破，“露丝昨天晚上告诉我，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你问她了？”罗伯塔轻蔑地问。

“是啊，”彼得气呼呼地说，“也许你能没心没肺地上床睡觉，不管妈妈是不是在烦心，我可做不到。就是这样。”

“我认为，妈妈不想告诉我们的事，我们不应该去问仆人。”罗伯塔说。

“言之有理，乖乖女小姐，”彼得说，“尽管说教吧。”

“我不是乖乖女，”菲利斯说，“但我认为鲍比^①这次说得对。”

“那还用说。她总是对的。自以为是。”彼得说。

“哦，别吵了！”罗伯塔喊道，放下了手中的蛋勺，“我们别互相作对了。我相信一定发生了可怕的灾难。别再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倒想知道，是谁挑的头？”彼得说。

罗伯塔使劲忍了又忍，回答道：

“可能是我吧，但是……”

“那就得了。”彼得颇为得意地说，不过他在上学前拍了拍姐姐的后背，叫她高兴一点。

一点钟，孩子们回家吃午饭，妈妈还是不在家。吃茶点

① 鲍比是罗伯塔的昵称。



的时候也没回来。

到了差不多七点钟，妈妈才走进家门，脸色那么难看，孩子们都觉得没法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妈妈疲倦地坐进一把扶手椅里。菲利斯给她取出帽子里的长别针，罗伯塔给她摘下手套，彼得解开她的步行鞋，给她拿来了那双柔软的天鹅绒拖鞋。

妈妈喝了杯茶，罗伯塔又给她涂了点古龙水缓解头疼，然后妈妈才说——

“听我说，亲爱的孩子们，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昨晚那两个人确实带来了很坏的消息，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这弄得我非常焦虑，希望你们都能帮帮我，别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这还用说吗！”罗伯塔说，把妈妈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你们能给我很多帮助，”妈妈说，“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们要乖乖的，开开心心，不吵架”——罗伯塔和彼得心虚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因为我经常需要出去。”

“我们不会吵架的，真的，不会的。”三个孩子齐声说。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还有，”妈妈继续说，“关于这件麻烦事，我希望你们不要问我什么，也不要向别人去打听。”

彼得露出羞愧的表情，靴子在地毯上不安地挪动。

“这点你们也能保证，是吗？”妈妈说。

“我向露丝打听过，”彼得突然说道，“真是对不起，我问过露丝。”

“那么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我很快就会知道的。”

“你们没必要知道得很清楚，”妈妈说，“是公务上的事。公务上的事你们不会懂的，是吗？”

“是的，”罗伯塔说，“是跟政府有关的事吗？”爸爸在一个政府机关工作。

“是的。”妈妈说，“好了，亲爱的孩子们，该上床睡觉了。别担心，最后一切都会好的。”

“那你也别担心，妈妈，”菲利斯说，“我们都会特别听话的。”

妈妈叹了口气，亲了亲他们。

“我们明天一早就开始做乖孩子。”他们上楼时，彼得说。

“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罗伯塔说。

“现在没什么乖不乖的，傻瓜。”彼得说。

“我们可以试着感觉自己很乖，”菲利斯说，“不骂人。”

“谁骂人啦？”彼得说，“鲍比知道得很清楚，我说‘傻瓜’跟说‘鲍比’是一个意思。”

“什么！”罗伯塔说。

“不，我不是你指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爸爸怎么说来着——表示一点亲近的色彩！晚安。”

两个女孩把衣服叠得比平时更整齐——她们只能想到这个办法让自己表现得乖一点。

“唉，”菲利斯说，一边把她的围裙抻得平平的，“你经



常说生活太单调了——书里写的那些事儿，一件都没发生。现在真有事情发生了。”

“我从来不希望发生让妈妈不高兴的事。”罗伯塔说，“这一切都可怕得要命。”

接连几个星期，事情一直都可怕得要命。

妈妈几乎总是出门。一日三餐又脏又难吃。打杂女仆被打发走了，艾玛姨妈过来做客。艾玛姨妈比妈妈大好多。她要出国去当家庭教师。整天忙着收拾她的服装，都是一些很丑陋、很邋遢的衣服，她总是把它们扔得到处都是。缝纫机嗡嗡响个不停——从早到晚，一直响到大半夜。艾玛姨妈认为孩子们应该待在合适的地方。他们对她的美意加倍报答。他们这么理解艾玛姨妈所说的合适的地方：他们不在哪儿，哪儿就是合适的地方。因此，他们很少看见艾玛姨妈。孩子们更愿意跟仆人们待在一起。那些仆人都很有趣。厨娘如果心情好，会唱滑稽歌曲；管家婆如果碰巧没生你的气，会模仿一只下了蛋的母鸡，模仿一瓶香槟打开的声音，还会学两只猫打架的“喵喵”叫声。仆人们一直没有告诉孩子们两位绅士给爸爸带来了什么坏消息。但她们不停地暗示，只要他们愿意，就能说出很多话来——这弄得人怪不舒服的。

有一天，彼得在浴室门上使了个坏，露丝经过时，恶作剧大获成功，那个红头发的客厅女仆一把抓住彼得，扇了他几记耳光。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露丝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讨厌的小淘气包，再不收敛着点，就要去你那宝贝爸爸去的地